

五禮通考

百五十三
百五十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29	
冊數	160 (71)		
函號	別	5	1

0 1 2 3 4 5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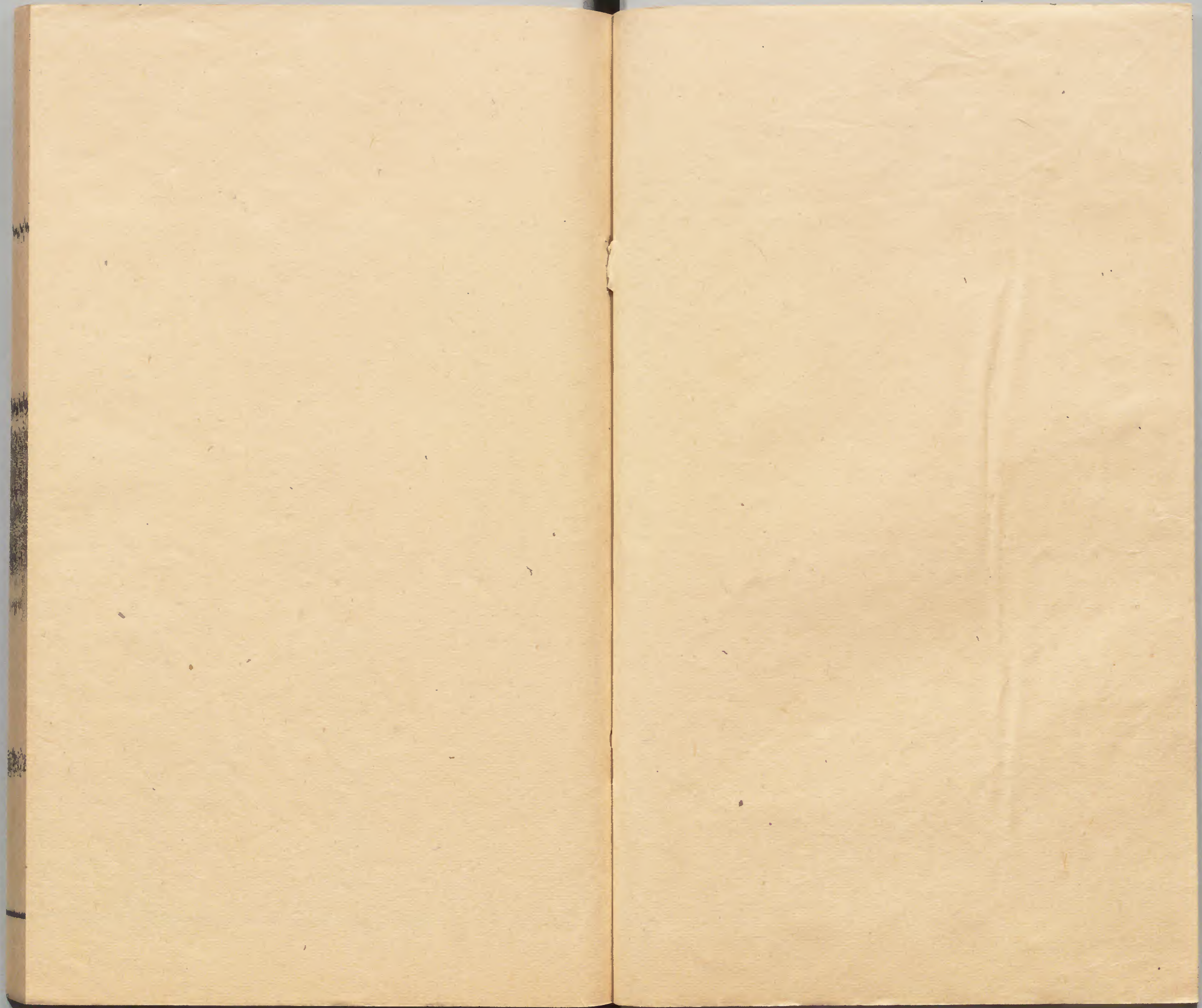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二

淺草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保總督袁嘉穀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二十五

昏禮

儀禮士昏禮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於五禮屬嘉禮疏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馬氏云日未出日入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三商據整數言其實二刻半也

名馬氏云日未出日入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三商據整數言其實二刻半也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娶必以昏者取其近夜也

昏禮

敖氏繼公曰此不言士者辟下達之文也

下達納采用鴈

注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

不得昏必以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雁為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陸氏佃曰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

朱子曰下達之說注疏迂滯不通陸氏說為近是蓋大夫執雁士執雉而士昏
 下達納採用雁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乘墨車也注疏知乘墨
 車為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為用雁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
 用雁亦攝盛之意也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贊不用死故不
 得不越雉而用雁耳今注疏既失其指陸於下達之義雖
 近得之然不知其與用雁通為一義則亦未為盡善也
 教氏總公曰此謂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雁也經惟有士昏禮故因以
 下達之文見之也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雁者皆當下達惟納徵之禮或異耳
 媒妁傳言女家已許乃敢納其采女之禮采者取也用雁者先儒謂取其不再
 偶義恐或然春秋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強委禽焉是大夫納采亦
 用雁也

蕙田案下達用鴈先儒順陰陽往來及教氏
 不再偶之說似屬附會蓋男先乎女六禮皆
 然故曰下達不特用鴈一事教氏從朱子攝
 盛之義而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納采皆用鴈
 不知朱子之意以為鴈乃大夫之摯本非士
 庶人所得用故為攝盛若卿以上自當用其
 本等之摯不必下同於大夫矣蓋士當用雉

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鴈記云摯不用
 死是也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

注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
 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席
 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
 疏公
 食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也
 張氏爾岐曰女家將受納采之禮先設神坐乃受之西上席首在西也鄉射燕
 禮等設席皆東上以近主人為上是統於人今以神尊不統於人取地道尊右
 之義故席西
 上几在右也

使者元端至

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
 疏如主人是上士則屬
 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則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則屬亦當是下
 士禮窮即同也士冠禮元端士莫夕於朝之服
 又以元端祭廟今使者亦於主人廟中行事也

蕙田案使者注疏謂中下士教君善以為家
 臣似注疏說是家臣不宜服元端也下經從
 者畢元端疏又以為僕隸存忝

儻者出請事入告
注儻者有司佐禮者也請猶問也
 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
 主人如賓服
 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注門外大門外不答拜
 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張氏爾岐曰此時賓自執雁

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注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主

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

北面再拜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疏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

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惟聘禮則公升二等賓始升也

張氏總公曰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

蕙田案賓尊於主則先升聘禮是也主賓敵

則主先升以導客故曰以賓升曲禮主人與

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也教說是

授於楹間南面注授於楹間明為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

張氏爾岐曰授謂授雁楹間兩楹之間凡授受敵者於楹間不敵者不於楹間君行一臣行二是也今使者不敵而授於楹間明為合好故其遠近之節同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注老鴈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為室老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

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

蕙田案以上納采

擯者出請注不必賓之事有無

張氏總公曰請請事也下文倣此

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注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疏此一使兼行納

采問名二事相因也入門升堂授雁與納采禮同故云如初禮也

張氏爾岐曰案記主人受雁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是主人既受雁還復阼階之位西面以女名對賓賓乃降階出門也此一使兼行二禮既采須卜其事相

因故也

蕙田案以上問名

陳氏禮書禮言婚姻禮下達而繼之以納采納采辭

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

采則納采之前已達其言矣納采於廟賓受主人鴈

訖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入授如初禮擯者

出請醴賓主人迎於廟門外揖讓如初一使而二鴈

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贊用鴈者不以死贊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衽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贊以鴈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注此醴亦當為禮禮賓者欲厚之賓禮

辭許注禮辭一辭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於房中注徹几改筵者

鄉為神今為人則尊亦言無元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籩有豆如冠禮之設

張氏爾岐曰徹去其几後將授賓也改筵改西上而東上也為人設則東上者統於主人也

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

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

於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注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遠適

拜者拜賓至此堂飲之主人拂几者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凡敵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授

校者几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授設皆然受几之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間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為神則右之為人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

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

注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

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為飲食起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

張氏爾岐曰主人執醴筵前西北面以待賓賓拜於西階上乃進筵前受醴受訖復西階北面之位主人乃於阼階上拜送此醴古人受爵送爵相拜之法率

此如

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

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與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注即就也左執

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賓即筵奠於薦左降筵

北面坐取脯主人辭注薦左邊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賓降授

人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蕙田案以上醴賓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張氏爾岐曰如納采禮其揖讓升階致命授雁及主人醴賓取脯出門之節並如之

蕙田案以上納吉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寔皮鹿皮疏此納徵無雁者以有束帛為贄故也周禮純帛緇帛也是庶人用緇無纁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元纁束帛者合言之陽奇陰偶三元二纁也陳氏禮書鄭氏釋周禮曰純寔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賈公彥曰庶人用緇無纁然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又曰文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為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元纁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蓋不知此威氏世佐曰以三元二纁釋五兩則元六端纁四端矣其說本之聘禮鄭注鄭注本之雜記雜記云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是也但贈是送死之制幣此則用以聘女吉凶不同其制或異古紃字多訛為純鄭改純為緇不為無據然元而不纁與此不合疏以緇為庶人禮亦無明文可證陳氏說可以參考

蕙田案以上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注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

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故氏總公曰婿家既得吉日乃不敢直以告女家而必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之意尊之也

蕙田案以上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

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

飪設扃鼎

注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覆之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親迎之禮先陳同牢之饌乃乘車往迎婦至成禮共三節

設洗於阼階東南

注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

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菹醢

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益

注醯醬者以醢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尚溫

周禮曰食齊視春時

大羹湑在饗

注大羹湑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饗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

尊於室中

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

注墉墉也禁所以廢無者元酒不忘

古也。俗粗葛。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卷。
注：無元酒者略也。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卷破匏也。四爵兩盃，凡六為夫婦各三，酌一升曰爵。

蕙田案：以上將親迎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衽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

燭前馬。注：主人婿也。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衽謂緣也。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士而墨車攝威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

炬火居前。炬居

前。炬居。教氏總公曰：此禮據婿家而言。故以婿為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服也。此言緇衽不言衣帶鞞與士冠禮互見也。從者謂在車及執燭者也。從者棧車也。

張氏兩歧曰：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故云冕之次。士助祭於公用之是士服之盛者。大夫以上親迎則皆冕服矣。疏以為五等諸侯亦不過元冕

天子親迎當衮冕或然也。

盛氏世佐曰：郊特牲孔疏云：士昏用上服以爵弁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也。朱子嘗是其說。賈云：五等諸侯亦不過元冕。殆誤。

婦車亦如之有祼。注：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祼，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同

蓋有

盛氏世佐曰：亦如之者，如其乘墨車而下之儀也。嫁

時之車，王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

車，孤卿以下至士皆與夫同。唯有祼為異。祼，周禮謂

之容。詩謂之幃裳，一名童容。周禮作幃容。容者以為車之容

飾也。幃裳者以其幃障車之傍如裳也。其上有蓋謂

之童容，四傍垂而下謂之祼。祼與幃同。其實一物也。男子立

乘有蓋，無祼。婦人坐乘重自蔽，故有蓋。復有祼，教君

善云：以布為之，想當然耳。又云：在上曰祼，在下曰帷

裳。此唯有祼而已。以祼與帷裳為二，非也。鄭注雜記

云：祼謂鼈甲邊緣祼，固在旁不在上。又案祼車之形

不見於聶氏三禮圖。

蕙田案：鄭司農云：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帷

或謂之幃容，似係一物。

至於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

女次純衣纁禘立於房中南面

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

衿元則此衣亦元矣禘亦緣也禘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禘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禘明非常
疏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服次其副唯於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祿衣助祭之服也此純衣即衣祿衣是士妻助祭
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纁緇髮笄今時替也纁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
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
女從者畢衿元纁笄被纁黼在其後
注女從者謂姪娣也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衿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纁禘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禘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陳氏云衿設飾也說文曰聚菴也泉屬纁與聚菴通衿元設飾以元也纁黼以泉為領而刺黼也

蕙田案注引詩諸娣從之釋女從者非也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娣姪從之白虎通義云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不備娣姪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也據此則卿

大夫已異於諸侯之禮矣何況士乎女從者

即下經所謂婦人送者耳

主人元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注實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

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

人不降送

注賓升奠雁拜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
疏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從故主人不參也
壻御

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注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蕙田案女已從男故稱婦也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

注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
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
注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

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
男率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外壻家大門外
疏乘以几者謂登車時也景蓋以禘穀為之
顧氏炎武曰主人爵弁纁裳緇緇注主人壻也壻為婦主人筵於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父家則女父又當為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為主人則壻當為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

賓曰婿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為大而義之由內矣
陳氏禮書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婿見之儀存焉

蕙田案以上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於
奧夫入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注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
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媵沃婿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疏御與婦人為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

李氏心傳曰御婿家之女侍也

蕙田案御為婿家女侍故後文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不為褻矣

敖氏繼公曰與室中西墉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宜變於神席也夫婦既升而並俟於堂媵既布席乃入也即席立於席上也婦立於尊西則尊亦當戶明矣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即行此禮相下相親之義也

蕙田案媵御交待沃盥示交親之義也盥者夫與婦以將禮食也敖氏以為媵御盥非夫亦盥於北洗故經不見出入之文注謂婿盥於南洗恐未安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鼎舉鼎入陳於阼階南西面
北上七俎從設注執七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七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北面載執而俟

注執俎而立俟豆先設其位略賤也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於豆東魚

次腊特於俎北注豆東菹醢之東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設清

於醬南注饌要方也設對醬於東注對醬婦贊也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

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清於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於敦南對敦於北注發也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注贊者西面告饌具也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

皆祭舉食舉也

注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

注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

三飯卒食

北面答拜酌婦亦如之皆祭

注酌漱也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酌酌內尊

皆振祭齊肝皆實於菹豆

注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

卒爵皆拜

注婦拜見上篇

贊答拜受爵

見母章此篇婦見奠菜章及內則女拜尚右手

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盥亦如之

注亦無從也

贊洗爵酌於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

卒爵拜皆答拜興

注贊酌者自酢也

主人出婦復位

注復尊西南面之位

蕙田案前文夫婦皆答拜此時夫婦室中之

拜皆順其東西向與謂夫婦也主人出為將

脫服於房也婦但當脫服於室故不出復舊

位而立也

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尊否

注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為勝御餽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

主人

脫服於房媵受婦脫服於室御受姆授巾

注中所以自潔清

御衽

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注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觀良人之所之止足也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蕙田案疏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云

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即此說纓之纓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此幼時纓也皆與男子冠纓異今主人親脫之者明此纓為

古文止作趾疏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易處者前者示陰陽交會有漸今取陽往就陰也

已而繫也然亦暫脫之耳婦事舅姑衿纓仍當飾之

燭出

注昏禮畢將卧息

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贊酌外尊酌之

注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媵侍於戶外呼則聞

注為尊者有所徵求

蕙田案以上婦至成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注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

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

蕙田案特牲主婦宵衣蓋士妻之正服也解見前疏謂純衣纁衽嫁時之盛服故事已而復其常也

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即席席於房外南面姑

即席

注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

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

於席

笄音煩籬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舅坐撫之與答

拜婦還又拜

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俛拜

降階受笄服脩升進北

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注人有司姑執笄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銀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

蕙田案棗栗服脩所以為贊也乃皆奠之而不敢授者凡相見之禮尊卑不敵則奠之舅撫而姑舉示受之也舅姑答拜與冠禮母拜之之拜同

張氏爾岐曰婦見舅訖復自西階降受服脩以見姑

蕙田案以上婦見舅姑

贊醴婦

注醴當為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席於戶牖間

注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側尊甒醴

於房中婦疑立於席西

房席前北面

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

薦脯醢

注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

注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蕙田案昏義厥明饗婦乃異日也注疏謂大夫以上或異日士同日非

又案以上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

錦皆作帛疏尊無送甲之法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

饗速之疏凡速者皆就館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注贈送也

蕙田案以上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沒終也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莖疏必三月者三月一

時天氣變婦道可成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案曾子問云三月而

廟見擇日而祭於禰鄭云舅姑沒者也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此言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席於廟與東面

右几席於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張氏爾岐曰席於與者舅席也席於北方者姑席也舅姑別席異面象生時婦見之禮與常祭同几者不同也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

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注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

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君也疏盥於門外此亦異於常祭云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張氏爾岐曰疏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與

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

男子稽首疏婦人以肅手為正今云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男子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况也

盛氏世佐曰婦人拜法見於經傳者五曰肅拜少儀

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拜少儀注云凶

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

有手拜是也曰稽顙喪服小記云婦人為夫為長子

稽顙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穆嬴抱太子以適趙氏頓

首於宣子是也曰扱地此奠菜禮是也惟肅拜為正

餘皆非吉禮扱地之拜蓋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

禮記卷之三十一

敬之意與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也手拜蓋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顙即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嬴施於其臣疏家以為私求法非禮之正然嬴時遭襄公之喪則亦凶拜也殆如吉拜拜而后稽顙為殷之凶拜與扱地於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注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稽首拜頭至地臣拜君之拜舉以相况者明其為拜中之最重非謂拜法似之也然則扱地與肅拜異稽顙又與扱地異手拜與扱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異熊氏謂初嫁及為夫為長子主喪則以手扱地蓋考之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注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疏引鄉飲酒禮注推手曰

揖引手曰擡為證少儀注云肅拜拜低頭也若然女拜益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人見舅姑手棗栗服脩拜而後奠若坐拜必奠後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殆未講乎肅拜之法與特牲禮主婦致爵訖酌酢左執爵拜則以左掌據地之說不辨自破矣郝氏又謂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於禮未當且廟見婦拜扱地舅姑坐拜不當扱地耶愚謂扱地之拜為不逮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故與凶事手拜相似豈宜施於具慶者哉先聖使婦人肅拜所以重男女之別也拜君賜拜君舅君姑非不欲加隆焉而禮有所止惡其不純乎吉者參之也郝氏每以臆見測古禮無怪乎其疑之也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於席如初禮注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婦出祝闔牖戶

注凡廟無事則閉之老醴婦於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注因於廟見禮之

盛氏世佐曰上云贊醴婦贊即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所助故直指其人言之郝氏敬於醴婦章嘗以男女不親授受今用男子酌新婦而禮文不言用何等男子獻疑張氏兩岐亦云嘗疑此老與前贊者並是男子乃使與新婦為禮在前聖必自有說非末學所可臆度愚謂老與前贊者並是男子乃使與高者為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賓獻酢致爵之事古人行禮固不以為嫌後人不之疑而獨疑昏禮何居又郝氏謂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為祭主非以三月為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於祭乎與於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固不與也以其未成婦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舅姑沒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盛氏世佐曰春秋宣五年經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俟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之而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於饗婦之後即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既歿則必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儀也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而後送者乃可歸故經言壻饗送者於老醴婦之後著其行禮之節也教云此禮宜行於始嫁之時非且婦未受醴而先饗送者亦失其尊卑先後之次矣

蕙田案以上舅姑沒婦廟見及饗婦饗送者之禮

盛氏世佐曰此章言禮之變亦記體也凡言禮之變者一一後世變禮自不合入經如冠禮不醴若殺此篇不親迎之類是一古者元有其禮以通乎正之所窮特以非常故不見於經而賢者識之以補其所未備如冠禮孤子冠母不在此篇宗子無父之類是也此章亦其類矣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

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疏辭無不腆無辱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是實納幣之時不得謙虛為辭主人亦不為謙虛教女正直之義也

朱子曰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

教氏總公曰士一廟則祖禰皆在焉惟云禰者祖尊而禰親受昏禮宜於親者

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注摯雁也皮帛儻皮束帛也

蕙田案死謂雉也虞書二生一死二生鴈其一也士當用雉因其死而不用故用鴈此記所以釋用鴈之義必可制謂當其人與時之宜可制而服之也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過美則不可制而况濫惡乎是皆謂之不可制而非所云幣必誠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注殺全者不餒敗不剥傷

郝氏敬曰同牢禮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鮒魚性相依附曰鮒殺用全牲體備也
盛氏世佐曰殺全謂豚俎也殺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骨而分為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一是皆有殺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備亦不可謂全惟同牢之禮用其全耳郝氏說近之

蕙田案上記昏禮時地辭命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疏笄女許嫁者

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醴之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

教於宗室注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張氏爾岐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其與諸侯共高祖者是總麻之親教之於公宮其共曾祖共祖共禰廟者皆教於公宮可知也若與君絕服者則於大宗之家教之大宗之家謂列子之世適長子族人所宗事者也
盛氏世佐曰宗子所以尊祖收族女子將嫁教於宗室三月亦收族之一端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為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於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於小宗之家設有總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於何教乎教於大宗則已遠教於已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

蕙田案上記笄女嫁女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注受雁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

蕙田案此記問名之儀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

反命注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疏祭醴謂贊醴賓之時禮成於三始祭醴之初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為兩祭是為三也

張氏爾岐曰凡祭醴之法皆如此

蕙田案以上記祭禮之儀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
在南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西上中庭位併

敖氏總公曰先儒讀攝為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古之遺言與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左首謂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攝嫌亦並行也西上統乎

張氏爾岐曰納徵之禮賓執束帛入別有二人執皮以為庭實其執之之法襲攝之使文在內兩手兼執其四足首向左二人相隨入門至庭則併立以西為上三分庭之一而在其南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
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注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

人為官長自由也張氏爾岐曰賓堂上致命時執皮者庭中釋皮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命時主人屬吏受皮者自東方出執皮者之後至其左北面受之既受皮遂坐攝之復使內文逆退適東壁者初二人相隨自東而西及退反東壁則後者在前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徵庭實之儀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注女既次純衣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

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注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

張氏爾岐曰母在房戶西南面女出房至母左時父阼階上西面戒之母送女至西階上乃戒之也父母不降送庶母及門內申父母之命

蕙田案以上記父母戒女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注持几者重慎之疏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

蕙田案此記婦升車乘几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元酒三屬於尊棄餘水於堂

下階間加勺注屬注也元酒澆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於尊中

蕙田案此記元酒之節
笄緇被纁裏加於橋舅答拜宰徹笄注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橋所以寢

笄其制未聞今文橋為鐫

蕙田案此記筭飾及受筭之節

婦席薦饌於房注醴婦饗婦之席薦也饗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婦洗

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篚在東北面注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盥

西直房戶注更爵男女不相因也婦酢舅更爵自薦注更爵男女不相因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

於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為禮凡婦人相饗無降注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者以北

洗篚在上注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蕙田案以上記醴婦饗婦饌具儀節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蕙田案注云助祭蓋兼舅姑存沒適婦庶婦

而言三月之後婦道既成故凡祭皆行也特

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若謂

助夫祭為主婦必舅姑既沒或老而傳者乃

為得之舅在無姑婦仍不得為主婦也注是

疏不合

又案此記婦助祭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

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張氏爾岐曰亦昏之明日婦見舅姑時因使人醮之於房外之西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

盛氏世佐曰庶婦之醮當適婦之醴其不饗又因不

饋而見非一義也注以不饗釋醮疏云以醮贊饗誤

矣醮之位未聞以冠禮醮世子法例之當在房外教

氏謂亦在戶牖間非或疑醮禮亦行於婦見舅姑之

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寔在焉豈庶婦見舅姑其位亦

異於適與曰非也上文贊醴婦時舅姑尚在阼與房

外之位若親醴之然所以尊適也禮畢乃入室此云

使人醮之則舅姑早入於室矣無妨婦席於房外也

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

蕙田案此記庶婦禮

敖氏繼公曰此以上專記事以下專記辭不欲其相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注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注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

對曰某之

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注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

使者致命曰敢納采

蕙田案上記納采之辭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注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

必其主人之女

盛氏世佐曰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季

孫叔孫之類男子恒稱氏婦人恒稱姓記云幼名冠

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既笄之後即以伯

仲為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

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欒黶之妻曰欒祁東郭偃

之姊曰東郭姜之類蓋傳者以此相別耳非常稱也

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為

氏如曰姬氏姜氏是也一則以字為氏如詩稱戴媯

太任皆曰仲氏是也上文云某氏來婦某姓也此云

女為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

斥言主人之對則直告以女名矣若女之姓氏於媒

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耶注誤以問名為問姓嫌

於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真曲說

也疏家主於護注遂創為名有二種之說皆泥於婦

人不以名行之說故耳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

外事故名不聞於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於梱唯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問也姜氏上均以問名為問字亦未為得昏義孔疏又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問女母之姓名何為哉又案此辭及下文吾子有命以下至某不敢辭皆實在廟門外與擯者對答之辭即經所謂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主人許者也賓致命於堂當曰敢問名主人則以女名對之即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者也疏以此為致命之辭張氏爾岐謂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皆未的夫不敢斥言而

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壻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相似故記於納采納徵見其例而餘則略之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注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之

蕙田案注當云對以女名今日某氏與前經主人受鴈還西面對注語不合云不記之者明其為主人之女更未妥見前盛氏辨中又案上記問名之辭

醴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注言從者謙不敢斥也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注將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注主人辭固如故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注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辭已之命

蕙田案上記醴賓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注貺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

某不敢辭注與猶兼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吉之辭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注典常也法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徵之辭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

雜記曰大功之末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注前受命者可以冠子嫁子

某命某聽命於吾子注曰某壻父名也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

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注某吉日之甲乙

對曰某敢不敬須注須待也

蕙田案以上記請期之辭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注告禮所執脯主人曰聞命矣

蕙田案此記使者反命之辭

父醮子注子壻也醮子用酒在寢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注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注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

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太姒嗣徽音張氏爾岐曰謂婦為相以其為夫之助也注以勗帥以敬八字為句愚謂當四字為句事嗣叶相常首尾叶若曰今往迎爾相以承我宗事當勉帥以敬使其惟先妣是嗣汝之敬必有常不可敬始而怠終也未向申勸之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蕙田案以上記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

注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教氏總公曰壻家告期而賓乃云吾子之命者不敢自專若受命於婦家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

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注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

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

諸衿鞶注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

盛氏世佐曰鄭以鞶為囊杜氏注左傳以為紳帶一名大帶賈服皆與杜同說文亦云大帶也孔氏之疏每曲鄭而直杜以易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左傳疏又以內則繫表之繫亦當為帶然繫字從糸鞶字從革則一為囊一為帶自屬兩義丈夫之帶有二一為大帶以束衣一為革帶以佩韋玉之等婦帶應如之鞶為大帶則衿猶丈夫之革帶與凡佩繫于革帶故施衿則結帨以為之佩也

蕙田案以上記親迎及父母戒女之辭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張氏爾岐口此節監本脫據石經及吳本補入或當有鄭注而今逸之矣姆教人者

蕙田案此記姆辭壻授綏之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注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

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盛氏世佐曰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不敢擅為昏主必待母命而後為之尊大宗也母沒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已躬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告於禰而其詞皆稱壻名也母不通使義見公羊傳又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劉向說苑載大夫士昏詞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兄並稱恐未安

支子則稱其宗

注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盛氏世佐曰此亦謂無父者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適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為宗者如庶子為父後是也有宗子而為支者如身是繼禰之宗而父非適長則於祖為支矣身是繼祖之宗而祖非適長則於曾祖為支矣推而上之即至為繼高祖之宗而

於大宗仍為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云者非支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稱謂昏辭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禰之宗子名身繼禰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則稱繼曾祖之宗其他可以類推矣

弟則稱其兄

注弟宗子母弟亦謂無父者

敖氏總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

蕙田案以上記命使之人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

請覲

注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覲見也

敖氏總公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父命以迎是親迎者必受父命也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盛氏世佐曰敖氏無父者不親迎之說非也據昭元

年左傳載楚公子圍娶婦事云請以眾迎又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注云親迎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父廢也而况大夫以下乎其為臆說無疑矣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注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彌親之詞命謂將走見之言

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注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門出

禮記卷之三十一昏禮

三

喜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

賓客禮相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注出已見女父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注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

扉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

出注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使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

婦薦奠酬無幣注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壻出主人送再拜

蕙田案上記不親迎見婦父母之禮

盛氏世佐曰此篇於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

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之說然記

有之曰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

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齋戒以告鬼神而謂非告廟可

乎儀禮之文不具者多矣他傳記足以補之者君子

弗棄也隱八年左傳載鄭公子忽逆婦先配而後祖

陳鍼子譏之之事注云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鄭

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杜義要有所

本竊疑告廟之禮當是壻父率其子以告孤子則自

告時忽父見在而疏以為逆者當自告恐未是鄭氏

蓋主不告廟之說故其解左傳以祖為較道之祭注

曲禮之告鬼神則以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

席當之解左之說已見斥於孔疏而曲禮注顧未有

非之者夫於廟為神席乃女氏之事記者之意蓋主

男氏而言不可援以為証也况女父筵几於廟是重

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亦與厚別意微異左傳又載楚

公子圍娶婦告廟事疏云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

猶釋幣於禰乃行况昏是嘉禮之重文王世子曰五

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云告於

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此說得之朱子經傳通解
右白虎通義而疑左氏不足信愚未敢以為安
右儀禮士昏禮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二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纂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徐總督謙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二十六

昏禮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
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
子者皆書之

注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
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
容媵姪娣
不聘之者

高氏愈曰判當作胖胖者胸背之骨兩形而聯為一體夫妻之合似之儀禮所
稱夫妻胖合即此也判妻謂出妻再嫁娶判妻而入其子猶易所謂得妾以其
子者欲令別於父
母自養者故書之

蕙田案判妻入子高氏說較注疏為直截即
下文男女之無夫家者也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疏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男女之鰥寡者也

王氏應電曰程子云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云司無夫家而會之非鰥夫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衆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天然之節苟盡責以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而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於牧民之政而開為此法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亦量其才齒而會合之所以待中人至於昏禮用雁從一而終實萬世綱常爰及鰥寡旌表貞婦常以為世勸寔並行而不悖也

蕙田案程子之言禮義自守之正也注疏之

意惠鮮鰥寡之仁也王者參贊化育守經達

權與匹夫硜硜之節自有不同王氏發明之

是矣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注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

禮記昏義孔疏納徵納聘財也春秋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

王氏應電曰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尋即四丈也凡布帛四丈為一匹一匹兩端故又謂之兩然則每端二丈每兩四丈十端五兩為一束共二十丈也古者納幣不過於此故男女不至失時也後世昏娶論財男家以此責其婦女氏以此驕其夫南方遂以溺女成風禮之失也久矣反之其在士君子歟

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方氏慤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陳氏澹曰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

周禮地官遂人以樂昏擾毗注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疏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配以昏姻

即順民意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

劉氏彞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史氏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是亂人倫也

王氏應電曰

骨月歸於土以掩藏為善故附之離合聖人所不拘而死則同穴特匹夫匹婦之私情耳民有遷徙而屑屑於遷其舊葬以附其夫或婦者既死者體魄不安亦使生者不盡人道而酖溺鬼神禁之者裁民以義也此遷葬事由於夫婦之合故附載於此

華氏泉曰嫁殤或女已殤而嫁之或男子殤而嫁女與之亦為嫁殤

王氏昭禹曰昏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附於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蕙田案遷葬嫁殤後世不惟習以為俗且以

合葬為禮而分葬為非者有之矣女未嫁殉

夫不以為非禮而旌其貞烈者有之矣此皆

溺於欲而不循於理聖人申以明禁豈非風

俗民心之大閑哉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

士

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亡國之社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刑之不復以聽

王氏應電曰陰訟以淫僻而致訟中冓之事故曰陰亡國之社覆以屋而行刑辟者聽之必於此者以其事醜故於屋中不欲宣布於眾且自古犯淫亂者無有不至於敗亡故於此以示戒

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

怨

王氏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孰哉

蕙田案昏禮之見於經者惟儀禮士昏禮由

士而上則為天子諸侯大夫下則為庶人而

其禮不載蓋闕如矣家語孔子對哀公云敬

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

親迎合二姓之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是天子諸侯有昏禮也又云無大夫冠禮而

有其昏禮是大夫有昏禮也惟庶人之昏辭
無所見今考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
之禮親成男女而大司徒又云以陰禮教親
遂人以樂昏擾民媒氏掌萬民之判皆屬於
地官何也宗伯之昏禮以節文為主雖無所
不統而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為重若大司徒
教養萬民貴在男女及時家室完聚內無怨
外無曠故媒氏所掌曰會男女而娶判妻入
子者皆書之司無夫家者而會之至納幣不
過純帛非士大夫之元纁束帛也荒則多昏
何擇乎冰泮霜降之時與六禮之相將也且
不用令者有罰遷葬嫁殤者有禁豈所以行
於士大夫者乎此蓋庶人之昏也何也禮不

下庶人也

右庶人昏

禮記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
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
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注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婿家
之命疏此一節總明昏禮之義
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採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
採用雁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
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
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元
纁元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
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
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
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
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於
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婿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

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昏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注酌而無酬酢曰醕醕之禮如冠醕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昏而醕成婦之義疏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醕子明迎婦之節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女也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共牢而食者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也謂半瓢以一瓢分為兩瓢謂之昏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醕故云合昏以醕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服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陳氏禮書棗栗服脩贊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產服脩者人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服脩進於姑而姑拜之以禮無不答猶冠禮母拜子燕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注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

詐階以著代也注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或異日疏此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詐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令婦由詐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陳氏禮書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醴賓舅姑醴婦皆致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必席於戶牖間其酌以觶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答則贊者而已若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在堂則所與行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戶牖間猶冠者之醴於客位也婦降自詐階猶冠者之冠於詐也庶婦則使人醢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方氏慤曰詐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注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也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

故聖王重之注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疏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姑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也諸婦謂娣如之屬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禰

五禮通考卷五十三昏禮

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注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者女師也祖禰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

見已注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

郊特牲幣必誠辭無不腆注誠信也腆猶善也告之以直信注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

教婦正直信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事猶立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

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

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注先謂倡道也執摯以相見敬

章別也注言不敢相襲也摯所奠雁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

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注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

無義禽獸之道也注言聚麀之亂類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

者親之也注言已親之所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注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

始也注先者車居前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注從謂順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夫

或為傳

陳氏澔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

以不致敬乎注元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陳氏澔曰服元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元冕齊戒乎

共牢注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

之齒注爵謂夫命為大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太古之禮器也三王作

注禮記卷之三昏禮

牢用陶甒

注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

食婦餽餘私之也

注私之猶言恩也

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授之室也

注明當為家事之主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

注序猶代也

樂陽氣也

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注序猶代也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

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

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

汪氏克寬曰案禮舅姑存成昏明日婦見舅姑共盥饋之禮此成昏三月擇日祭禰者則舅姑已沒而婦見於廟也非謂廟見後擇日又祭也婦人謂嫁曰歸

故稱來婦詩謂之子于歸易言歸妹是矣曰成婦之義者曰生既不獲供養於舅姑廟祭亦如生成盥饋之禮明敬事之當完故曰成婦之義也攷之昏義婦

見舅姑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故曰成婦之禮也此雖存沒不同亦皆互文以見義耳然則廟見必待三月者父母既沒為人子者謂婦之來

以成絲麻布帛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其事也和室人當於夫在中饋者其行也

上以奉宗廟下以繼後世此又禮之重也職或不修有可去之事則不可以苟

合也故必待久觀其成夫婦之道而後告廟焉此亦致敬於其所事也

曲禮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

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注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於君

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坊記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

違也

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

以此坊民婦猶

有不至者

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

曰備埽灑

注納女猶致女也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權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妾媵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馬氏晞孟曰納女者嫁女之家謙辭也備百姓者以嗣續為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為重備掃洒者以賓客為重

陸氏佃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如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掃洒下於夫人有夫人之道而已

陳氏祥道曰傳曰凡公主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

送女于楚而遂放疆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于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于人而已此所以略而不言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

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

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

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一作為化

育之始注陰冬也萬物翕聚於冬所以為發育之始也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

數也注時謂昏姻之時窮天數即下文季秋冰泮之義承閉藏於陰而言矣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

焉注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昏禮始殺於此注泮解也

正月農事起蠶者采桑昏禮始殺言猶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注乾知大始男乾道也知可為知

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

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注聽宜為德女

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注坤作成物女坤道也是故無專制

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

再醮之端注禮女子當嫁父母醮而命之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改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注禮女不言外

也注易曰無攸遂在中饋無閨外之儀也注閨門限也婦人以自專為與

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

燭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

子者注謂其逆德也亂家子者注謂其亂倫也世有刑人子者注謂其棄於人也有惡

疾子者注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注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

禮記卷之三昏禮

七出者不順父母者

逆謂其德也

無子者

絕世也

淫僻者

亂族也

嫉

妬者

亂家也

惡疾者

供案感也

多口舌者

離親也

竊盜者

反義也

三不去者

謂有所取無所歸

作受不窮窮也

與共更三年

之喪

以其不忘恩也

先貧賤後富貴

順男女之際

一也何休曰以其不忘恩也

重昏姻之始也

孟子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

往之女家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爾雅釋詁嫁往也

劉熙釋名婦之父曰昏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

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

迎以雁贄納徵曰元纁故不用雁贄用雁者取其隨

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

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

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

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

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

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

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遣女于禰廟者重

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尊故告禰也父誠於阼階

母誠於西階去不辭誠不告者蓋恥之重去也禮曰

嫁女之家不絕火三日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

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

人之序也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

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廟舅姑既歿亦婦入三

月莫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

禮記卷五十五昏禮

九

九

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灑掃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娶也故春秋傳

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觀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以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也卿大夫妻二妾者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爲之總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

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弟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嫡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弟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弟也伯姬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弑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於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有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人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自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已父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

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事夫有五平且繩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蕙田案以上昏禮之義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

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蕙田案此條男子守禮

詩國風栢舟序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詩以絕

之注共伯僖侯世子

列女傳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

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

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

五音
老母無他兄弟儻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
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
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
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
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
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
託不信肯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
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也二十
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
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
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鄴夫家禮不備
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

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
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
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
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
一理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
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
遠別嫌疑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
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
醮之房中結其衿禱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
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
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禱父母之言謂何

置平
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
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
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
婦之道

東海鮑宣妻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
習美飾而吾寔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
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
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蕙田案以上女子守禮

韓非子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
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
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
人饑餓宮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美乃論宮中有
婦人而嫁之下令于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
而嫁

漢書匡衡傳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疏曰臣聞
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昏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
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
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
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元
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
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

五禮通考卷之三
禮
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
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
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
此者也

後漢書荀淑傳淑子爽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
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
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
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
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
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

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
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
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
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
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
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
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寔
屬天根荜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宜改尚主之制
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
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

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人之大福也

蕙田案以上帝王重昏之義

文中子中說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安定胡氏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世範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昏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咸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昏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婿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與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闊閭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為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為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為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為姨氏所惡皆由玩意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之過者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

禮記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三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分給若吝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蕙田案以上男女擇昏之義

右昏義

易屯卦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朱子本義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昏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

姤卦姤女壯勿用取女

程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

之正家道敗矣

孟子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

昏禮

七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

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

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也壻已葬壻之伯父致

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

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

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壻免喪之後則應

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于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注女免喪壻

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陽唱

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

徐氏乾學曰或謂既納幣有吉日壻既免喪乃弗取而復嫁之似非禮之正何

以為禮也不知壻免喪而女之父母使人請之以免喪所以須請也壻弗取而

後嫁之必壻弗取而後嫁也若壻免喪而許娶則必取之矣此亦權禮之變也非壻必弗取而嫁之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

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

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謂壻也

之次女謂婦也入夫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

壻室皇氏以為就喪家也然曾子不問小功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小

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不反歸其改服

即位與男家親同也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

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

遜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疏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

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

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疏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疏不遷於廟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

降服大功

禮記卷之三 昏禮

三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定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未定期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

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

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此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可以冠子

子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必備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
疏大功謂已有大功之喪未謂卒哭之後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
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經文大功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
而相通故鄭注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已亦
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
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備祭乃行

〔通典〕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

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

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

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途之禮齊衰大功三月既

葬可迎婦案禮記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

女之父母死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

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

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

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

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

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

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

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

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

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

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

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途

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闕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為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衾幃未接歸葬其黨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愔曰魏隲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即是其例夫拜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為此制以固昏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耳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

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為難故為此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途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成禮便當迎是長還也惔答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即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

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即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令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為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脩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為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闕耳不得同之初昏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會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案禮經昏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昏魏王肅鍾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昏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為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昏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為重接夫為輕所以

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昏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案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為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卺復垂墮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為不非之耶或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眾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媿前賢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昏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

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為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為息蒙取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為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為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為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為昏主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衰嫁女之文虧違憲典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昏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以齊衰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

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衰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吉凶別處所犯者輕濬暨為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祭酒裴頡議以為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為訓雖父兄為主事由已與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不以娶俊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昏無王孫恥奔之義失為父之道王廙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江啟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名門耀登賓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怒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頡含居叔父喪而遣

女推尋舊事永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昏之禮不輕於拜時含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無方之人况虧淳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止從事中郎謝潛議鄭元以為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議不責遷任徐州不為坐免久為成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主簿孔夷議鄭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與不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衰之中可嫁女學者多失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昏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

稽王牋為伸其意會稽王答曰既有所准情理可通
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
事豈情所安通於君命之所制奪人臣之所屈乃至
於此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
今自非拜時未為備禮慙一致身交拜而已即之於
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
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濛女有同
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絕哭豈可成昏凡在君子猶
愛人以禮况崇化之主耶以此為聖人故事寧可執
訓當今宜流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晉范郎問蔡謨曰甲
有庶兄乙為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
鄭元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應為乙服小功本是

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答曰案禮大功之末
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
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
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
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
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
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理何
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
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為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
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
之也鄭君以為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也
案長殤大功亦齊衰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
不言長殤不可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

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娶言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已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為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又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於禮為應得昏與不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為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昏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衰之親情禮如例不應成昏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為子娶婦議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為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答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為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

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纓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纓經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未忍為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為子娶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於仲春會男女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彪彪答曰案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已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

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為此議者皆於為昏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取妻則已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崧依議為兒昏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恻欲用六月昏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為孫兒昏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恻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昏主若便昏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取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
 則男不得昏向家是嫁女今是已子昏男女詎無異
 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徐答曰秉燭請樂居然輕重故嫁娶
 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
 男女一也又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
 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未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
 祖為昏主女身又小功服不嫌於昏鄭尚書曰祖為
 昏主女不與昏事意謂可昏周續之曰禮已雖小
 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
 義服而祖為家主於禮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
 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
 耶

降服及大功未可嫁姊妹及女議晉南陽中正張輔
 言司徒府云故涼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
 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
 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昏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
 義三旬內成昏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本
 品第二人今為第四請正黃紙梁州中正梁某言俊
 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為第五品又宋江氏問裴
 松之曰從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庾長史弟昏其姊祭
 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為後今與
 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未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
 大功服可復嫁妹否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
 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
 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

禮記卷之三十一 昏禮

三

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
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為不可以嫁謂此
言為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為不盡吾以為聘納
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為斷禮無降
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下殤小
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
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本不謂
父可而兄反不可今所疑謂父兄及女身並不可耳
案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
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
是周服何容復於降殺之內以行昏姻之禮耶禮云
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
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也若謂

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
降為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
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於下殤而薄於
出降之甚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昏禮吉而非樂貴
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為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
功嫁女之殯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耶固於禮自
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
在大功不可嫁夫徹樂與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
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幣既有一等之差本
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為大功不可
嫁者大功降為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
乎斯不然矣李嵩為息邃昏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
姊喪已葬二家昏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

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之後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似不得昏記稱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案如此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者此便是得嫁也傅都官駁孔議曰娶妻嫁子雖為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於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為難耳既不明不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傅難曰今舉重

以明輕何以謂之不類孔答曰傳意謂本周而在大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已娶妻一事非在他人乃已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觀於輕者則知重者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耶又宋庾蔚之曰昔為禮記略解已通此議大功重而嫁輕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衰周親之

內於情差重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晉謝琰問車引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否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昏况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蕙田案禮記曾子問皆所以處昏禮之變也惟聖人可以權處變觀夫子之言可為義精仁熟而為萬世法矣雜記一條可補其略通典所載晉人辨議深足發明

朱子文集答李繼善問孝述議親十年輾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

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昏却是叔父姑從鄉族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曰若叔父主昏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昏恐亦未安更可詳考也又問孝述謹案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之命耶曰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公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又問孝述又案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姑既歿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曰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

正百事俱礙耳

蕙田案此父沒兄期喪已畢牽於母服未除而不便娶以叔父受母命主昏但不行盥饋亦禮之變也

又答應仁仲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為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為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

蕙田案此既受幣而女死者遣歸不受無所

處之亦禮之變或以女年十二者結婚而待年成昏可也

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矣疏有司官陳器皿者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此諸侯禮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

注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疏此卿大夫以下之禮也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右昏禮之變

易歸妹歸妹征凶无攸利

注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為少陰震為長陽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嫁妹之象也疏

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妹猶言嫁妹也然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弟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弟嫁故謂之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娣姪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姪者女弟是兄弟之行亦舉尊以包之也

彖曰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注少女而與長男交嫁而以娣是以說也

疏既係娣為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更有動望之憂故係娣而行合禮說以動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注娣少女之稱也少女之行善莫若娣少女以娣雖跛能履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疏少女謂之妹從娣而行謂之歸初九以

兌適震非夫婦匹敵是從娣之義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注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疏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詩召南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

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序江有汜美媵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

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

音義媵音孕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媵正夫人也

疏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也。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媵，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媵，媵先言。若無媵，媵猶先媵。是士有媵，但未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媵，是大夫有媵。媵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一人，媵亦為媵也。

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傳諸侯一

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箋：媵者必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眾妾之名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娣，娣其名不盡為娣，而言諸娣眾妾者，以眾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眾妾也。明可以兼媵娣也。

春秋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

不與嫡俱行故書。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

爾注：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慎曰：媵，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莊公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注：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人之婦，其稱陳人之婦，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

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疏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蠢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總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注：必以同姓者，參骨。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

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

之錄 穀梁傳勝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

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晉人來媵

注勝伯姬也

左氏傳晉人來媵禮也

注同姓故

羊傳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十年齊人來媵

注勝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公羊傳勝不書此何以書

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

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注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勝故侈大其能容之惟天子娶十二女

乾圖文孔子為後王非禮也

穀梁范注異姓來媵非禮楊疏何休以為異姓亦得

媵故鄭箴膏肓難之云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

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是亦以異姓不合

媵也此媵不發傳者上詳其事見同姓之得禮異姓

非禮可知

啖氏助曰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苦姓已

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

趙氏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為當矣若實異姓不合媵則成十年直

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

來媵所以為失禮非謂

譏異姓來媵其義甚明

蕙田案杜注夫人媵弟同姓之國國三人凡

九女國三人者謂夫人本國弟媵二其餘兩

國各三人也夫女之多少難以懸定一娶九

女特因其自有非必定三人也或本國之數

多於三人或不及三人兩國之媵亦如是耳

左公穀皆言異姓來媵非禮啖氏趙氏以為

不然趙氏又謂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為

非禮恐亦曲說安知非晉衛二國媵不及數

而齊人足之耶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

五真

媵之疏禮媵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媵皆非禮也

管子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子不娶兩姓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

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嫡

右娣媵

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注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疏襄

右繼室

五真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昏禮

竇

詩豳風伐柯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媒所以用禮也 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

周禮地官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疏

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麗男女取地道生息故在此也異類謂別姓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昏姻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注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 疏相知男

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

坊記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公羊傳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孟子媒妁之言

音義妁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

戰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

管子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求夫家而不用媒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淮南子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

又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因其好色而制昏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待媒而結言所以防淫也

世範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

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昏則責恨見欺

夫妻反目至於此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右媒妁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三

淮陰吳玉搢校字

三番

五禮通考卷之三

三

